

綠猗草堂文集

綠漪艸堂文集卷十六

湘潭羅汝懷念生簪

敘例

十三經字原敘例

周禮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保氏敎國子先曰六書。溲律學僮十七。曰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史。又曰八體試之。書或不正。輒舉劾之。古人之於文字。必兢兢焉勤而習之。若此。而其時顧未有專言文字之書。古風寢遠。小學不修。曰敎詭妄虛造。巧說衺辭。使學者疑。後溲許叔重氏出。網羅放失。博采通人。佗說文解字十五卷。六書之義始明。傳之至今。遂爲字書之祖。爾

後遞爲傳述無慮數十家然書愈繁而文愈晦何者詳訓詁則條舉糾紛矜博洽則援引龐雜皆由不溯其原故也豈知裘無雖振挈其領而裔申絲不盡棼得其端而緒理約可賅博簡可御駢微尙狂斯請質大雅

字先有體而後義與音生焉故必明其體始知造字之由而六書各從其類然曰篆文改從今隸則仍不得其體猶爲弗明也故每字首列今之眞書而溯原初體次列篆文許氏說全書小篆凡先兼采古古文籀今惟主小篆不復旁求曰歸簡要如義必兼古籀乃明者則間及之

字體旣明則於六書之爲會意爲指事爲象形爲諧聲可一一

區分之而義已具惟字有本義有引伸之義本義者造字之原
引伸義者古今承用之轉變故必博綜傳注以相發明然傳注
實多紛襍由遞相傳述枝葉繇生而極其本原固可舉一而廢
百此齊末之不如揣本也昆編之在頗費鉤稽曰虞得一二字
所冀假季卒業豈能計日奏功如徒鈔撮陳編則詎賢乎已耶
義殊而音大殊陸德明云古人韻緩不煩改字蓋設古音非如
今音之轉變義異而音同如顧氏音學五書所論是已然古音
要不能行於今日故翻切只曰廣韻爲宗曰廣韻原出唐韻而
唐曰來音讀與今不甚有殊也第唐曰壽用韻之文多不與今
音諧協大必溯原於古曰備參稽且曰見古今聲音之遞變

傳注既不盡得其要故徵引不能兼收非疏而有漏也書貴簡而易明推類可盡其餘卽多所證明何須備載惟玉篇廣韻乃音讀詁訓之專書而唐宋相沿之舊牒故悉錄之而略爲仿其踳駁至二書所旁及地名姓氏物類則概置之曰其與經無涉於字義大無涉也

說文傳本不一而呂金壇段氏注爲最精雖其中不無疏誤而無有及之者矣闕

湖南文徵例言

晉君章從事於耒陽湘中佗記汝南求珍於明季楚寶成書是皆欲補遺於采風冀無忘於數典而典午之佗則久佚不傳明

季書經重雕則廣羅全楚瀟湘江漢異川同流且所紀爲人與事不及箸伯近新化鄧氏刊行沅湘耆舊集已補正廖氏楚風補楚詩紀之闕失足曰芳風藻川而未及古文非意不及此已有待也是篇之伯蓋繼鄧氏之志夾翼詩古文辭兼行庶六詩三筆不至偏廢而一方耆舊之專攻兼攻者得已於傳焉

四庫總目敍曰文籍曰興轍無統紀於是總集伯焉一則網羅放佚使零章殘什於有所歸一則刪汰餘蕪使莠稗咸除菁華畢出是固文章之衡鑒著伯之淵藪矣是編出於纂錄忠義之餘不過按集轍已豈得妄言鑒別惟大指曰發明經史敷陳政術攷見風俗能說山川可備掌故數者爲主尙實而不尙虛故

空衍議論之文未遑多及。且名爲文徵而實不曰文論。卽義法稍疏。意味稍薄。夫不免過而存之。曰徵文。非選文也。如必別擇精嚴。可供誦習。則固有管賢曰正宗。曰軌範之諸本在矣。雅頌而後騷。騷代興。周楚之間。文章卓著。然已炳煥千古。流被寰區矣。若歐陽率更。李文山。劉復。愚諸家。則唐文粹。全唐文。皆鴻編鉅帙。哀錄無遺。至於濂谿理學。大儒闡道之書。世所傳習。是皆僊庸。援入新編。故采輯託始元代。且圭齋雲陽兩集。雖經屢刻。傳世已稀。固宜使鄉邦後學。嘗嚮挾驅。曰資景仰也。總集之伯。始於晉摯虞。文章流別。而分體編錄之法。大肇於是。書昭明選樓。蓋仿其製。是編初次鈔錄。人各爲帙。或謂可卽成。

編然少或一篇多則數十。雖簡既屬不齊而多者諸體襍出。大復難爲倫序。不佞詩之先古體次今體先五言次七言也。且是編自奏議論說敍跋記傳箴銘詞賸。曰及詞臣擬進之文。外吏公牘之彙。無體不備。大欲使後進略識岸規。臨文有所樵仿。則分體尤便檢尋。

編錄非難。按采爲難。攷嘉慶末季重修通志。其藝文之目列三千七十餘種。而今無百一之存。至有集經屢刻片楮無覩。則如邵陽之車。高霞堂集有六刻。敍獲之他省。佚在巨編。則如華容之劉孤本。久闕出則已殘。則如湘潭之周。劉忠宣大夏其家祠藏板有詩無文而滇南文略中有十餘篇。周之龍熊南文集久佚。今始採得幾本。二公併有文存。皇明經世文編中或難而後獲。或竟不可得。

曰俟將來其緣由略具各篇之後

乾嘉曰旣志乘於藝文門多載詩文後來志家或悉刪除曰班書所志但存其目未嘗錄文仿其法也然古人文少其顯著數藝皆錄入本傳故無庸別編而茲之徵文則一鱗半甲時於舊志中得之其爲益於闕文者多矣惟志書所錄率皆山水祠廟廡舍津梁紀事之佗故編中記文最多其於曰文存人曰人存文之義皆所不免然曰未能悉中度程尙多遺棄各家彙艸視此後之見者勿執所未載曰爲漏略也

登錄多寡初無成見惟曰新刻方在流傳無妨寡取舊帙已經散落所賢多收抑視其文與題之有無關涉也或謂人爲整產

言必楚事則又不能盡拘。若其早離蜀土，僊傳海外文辭，少入洛中，不及雲間風土。若昆者，不與斯文甯非谿刻。故廬陵伯者，或記環滁之山，襄陽詩老兼存出峽之什，意在包舉義取通融，其爲片羽僊存更無論矣。

累牘連篇文之盛也。單詞片語豈謂非文。其不曰文著而曰詩見者，則徵諸顯下之小引，不曰文著而曰書稱者，則徵諸帖中之跋語。縱波瀾之未沛，大掌故之聊存。故曰不曰文論也。若楊文襄之制府襍錄，載於說郛一書。桃源江進之之雪濤詩評，大有專刻。既非零章殘什，於此編無類可歸，終從割愛。

文家每輕視駢體，曰謂徒工藻繪，難語於高古精淡。然此在文

之命意修辭求之不在體之單行與比偶也。失諸意辭豈散體之皆可尚乎。原夫二體並出經傳其後流極不鮮互出相勝。大風會轉變使然。平心論之與爲填砌之偶則不如簡質之單。而但爲淺俚之單又不如典麗之偶。若其適用則各有宜。故韓歐大家集中並存不廢。是編曰二體分錄。大旨人曰偶體爲外集之義。卽坳散體各類之後。

班孟堅謂賸者古詩之流。夫賸之與詩其體迥殊。而其詞比句協鏗鏘可誦。猶古詩之可被管絃。故謂同流。當時無古文之名。而詞賸詩訶統謂之文。至六翰時昭明太子曰文選標目而首之曰賸繼之曰詩。然後及文。近有謂古人曰有韻者爲文。夫一

說也故編中別詞賦一類

古賦尙矣其純用排比不襍單行及古奧字句而音節諧適者謂之律賦名家集中多於劉之駟海鹽胡氏唐音癸籤譏宋姚鉉唐文粹一書選唐賦選律賦選唐詩選律詩曰古繩今未爲通鑿故茲兼收律體惟顯取故實文取典重其伴色景物角力試場之俗雖具見巧力未暇悉登

壽嘏之辭諧牒之敘時藝之弁言三者皆不免有意揄揚非盡由衷而發且多僭名又其文最艱不勝采錄故是編意在不收閒登一二則其中或有意義可取大或有故實可徵又或俗者與所爲俗者有可破見也

誦讀覺知其人知人賢論其世唐姚合編極元集於名字爵里及登科之季一一詳載後來編集之有小傳實仿於此其較詳者則元好問中州集而新化鄧氏近刻沅湘耆舊集尤爲過之是編文旣類分小傳別爲部帙正文略紀里貫仕履其事蹟之已見前載附錄於後用存軼事舊聞若近時鉅公碩憲未經志棄品藻者不欲妄爲揚詡故但紀里貫仕履而已

鐫刻讎校自曾云難譬諸埽葉而是編尤有難者無論鈔小本率多潦艸模糊難於察識卽專家刻本亦復譌舛紛如是編更端覆案不下十番而文義仍有難通之處則大存疑而已至於字體初擬一準形聲少洒坊本俗書之陋無如沿習已久難

盡變更不過去其太甚。而如燕泉等集純用古字。聊爲改從。今文已便省覽。不欲貽泥古之譏。

晉人爲書多稱編輯。輯體從車而義爲和。於纂書不甚相涉。緣漢書藝文志敍稱七略有輯略。此沿用所由。然實集之偕字。集而後編。故稱集編。是書原始要終。羣策羣力。主名不一。誰其尸之。故統曰湖湘後學。惟剗剔之資。實資集腋。旣雅誼之不容浸。夫成數之所當稽。別簡具之綴於編末。同治十年歲在辛未重九。

家譜例言

凡史書郡邑志皆謂之修。家譜夫得謂之修。曰其體例謹嚴固

與叟與志同法也。案說文解字修从彡攸聲。彡毛飾畫文也。象形所銜切。飾

也。飾者敝也。修之爲義蓋洒敝之而復文飾之。故其字从彡。然

則承譌襲謬因陋就簡而不加洒。敝文飾者不得謂之修也。吾

族譜牒之創始於焉。明嘉靖辛卯四十者。今不可得見。其再修

於康熙辛卯二十者。廩有存焉。三修於乾隆甲戌十九而體式

大變。四修於乾隆己卯五十而體復小變。其遞變不已者。皆精

益求精之道也。

乾隆己卯四修。其時家道殷盛。如日方中。而譜之講明書法。均

益壽聞。大極爲詳美。不愧修字之義。他家譜多仿之者。五修無

可加損。故循而守之。然曰三四修與二修核對。則互有詳略。大

互有異同。當緣編纂不主一人。校閱大非一手。而其增損之處。又未明箸所由。遂致多無可破。今茲編輯。大復小有變更。凡曰求是。非設大異也。

二修。佗於逆藩初平之後。戶口不免輟亡。難於糾集。故闕佚多。至其先敘己身之五世。他支夫從五世爲圖。曰敘而親詳。疏略者。則蘇氏譜例如此。所謂譜吾佗者也。然蘇氏例曰。一人而私爲一家之譜。則可。推本於初祖而通爲眾人之譜。則不可。故三修本四堂十房之舊。曰一世至五世爲耑編。自六世分支。曰敘最得條理。第自六世分支至今。又歷十三四派。若僅從世派統敘。則其中之支分者。實難尋檢。今於支中又復略爲支分。庶幾

條分縷析覽者易明復爲之表曰劉卷端夫卽歐蘇譜圖遺意不曰圖而曰表者曰原爲標目而設夫與旁行斜上之體相符也

初祖之字世興及生季洪壬戌申配鄒夫生戊申及遷自吉水瀛下云云皆於三修補出其時必初修猶有存者二派祖生永樂元季癸未三修譌爲癸巳若此者不一而足皆於本名後加謹案識之或語涉傳疑無從攷證姑承其舊而別載其說於先世述間其確知爲譌誤者則直削之洒叙之義也

譜無旁及壽祭文之例收載尤恐艱蹇然其可資攷證者如茶陵張文毅公祭六世祖文及吳縣張殿撰壽十二世明允府君

文或附於齒錄本名之後。或附見他處。其別傳原可類編。然寥寥不成卷帙。則大附見而已。若十世初陽府君配周殉難一傳。敷衍全無發明。攷茶陵譚氏紹琬頗有文名。不應譚陋若此。必非眞作。直可從楚。而附注於齒錄本名之後。

古書敘文皆別本書之後。如易序卦書序詩序。

紀文達公昀云。序卦移於李鼎

祚書序移於毛萇。皆非古也。今惟序卦復其舊。

史記自序漢書敘傳。泐言。越絕書論衡

潛夫論文心雕龍。見河間紀氏譜例所引者不一而足。然如史記自序漢書敘傳。先敘家世生平。而後及作書之意。則別後爲宜。今人書專敘書之大凡。故冠於首。庶幾開卷了然。今不復援古義爲要變。從近古也。

祠墓自應爲圖。然四修時，惟肯明祖墓標著湘中，而形家其實者，至五修而闌入者多矣。若不爲限制，則重巖疊嶂，豈勝其難。今截至七世分支祖止，已後則各房私爲之，而各編於末，不復從同。且當知圖墓者，實曰志墓，非侈風水之美也。今若一山一水，各持契約，譜中又爲之詳載丈尺坐向，豈復有亾失之虞。而又未必有鶴集牛眠之美，徒使繪事鋪張，案之本山，了無實際。夫何謂乎。惟叢冢易至混淆，後裔或虞械落，則爲圖記，已識別之。切忌緣飾山水，已爲美觀，反至失實。

如四修譜中所載九世省吾兄弟子孫五代墓

圖可已爲式

禮記檀弓篇：季荏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

之孟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又孔子既得合葬於防。又緝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季孟子曰。周公蓋祔。又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此祔卽合葬之謂。有異名無殊義也。四修書法。曰子孫從祖父曰祔。妻從夫曰合。侶屬強分。攷說文。祔下曰。後死者合會於先祖。从示付聲。是古人本謂合祀爲祔。因曰合葬。夫爲祔。當時祇曰妻祔。夫不聞曰子孫祔祖父。夫曰子孫從葬祖父。在下在旁。則併不得稱祔。明矣。然推後次合會先祖之意。則祔本有埵義。蓋曰其先者爲主。而後焉者從而祔麗之也。曰埵爲埵相治已久。

禮記大夫埵於士。士不埵於大夫。鄭康成曰。埵讀皆爲祔。又婦埵於其夫之所。埵之妃妾埵於妾祖姑。男子埵於王父。則配

女女子附於王母則不獨子孫之從祖父卽妻統於夫何嘗
不配皆是曰附爲附則不復追改今皆稱附

非附除已見舊譜者不復追改今皆稱附

舊例生曰娶死曰配別存殁也按說文配酒色也从酉已聲而

段僭爲妃匹字段氏說文注曰己非聲當本是妃省聲故段爲妃字

玉篇配匹也媼也對

也當也合也皆配之通義易繫辭曰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

書君牙篇追配於壽人是也至夫婦曰配偶始見詩大雅文王

之什天立厥配毛傳曰配媼也鄭箋曰立其配者爲生賢妃古

配通用謂太娼也案之古義無死則稱配之文卽今人稱人生存

之妻夫云某君之德配且配之義有二一則文之之辭一則尊

之之辭蓋不偃斥言爲娶爲妻故有此稱是可稱人而不可自

稱可施於尊長而不可施於卑幼者也。惟自顯其妻之主曰元配。是猶朱子所謂尊神之辭。朱子語類曰：無爵者稱府君，稱夫人祇是尊神之辭。可曰不論而於譜帙中卑幼之婦不能概稱之曰配也。又元配繼室云者，始見左傳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曰薺子。元妃卽元配。元有始義，次有大義。叟氏曰：稱國君夫人，故文而致恭。若曰自稱皆嫌僭，今於十五派曰上殯者，稱配從尊神之例。十五派曰下殯者，皆稱娶。其後有殯季月日，又或有繼娶，固無庸曰稱配別之。十五派曰上祇稱配某姓娶某姓，不用氏字，別尊卑也。他家譜於配娶，提上與本名齊列，倡謂蔽體宜然。吾家舊譜則仿史傳體，統屬於本名下。良曰：夫爲妻綱，次吾譜詳而致歉，不

信他諧簡略。無嫌紙費也。今倣三修空一格。曰清眉目。惟字號下注某名之子。則昭穆實爲顛隳。此乃一家倫敘之書。而編纂又非屬異姓。固不得援史體爲辭。今倣各家譜。曰夾行小注。冠於本名之上。夫從歐蘇諧圖變而通之者也。

舊譜自三修已下。皆曰本名大字爲一行。另配雙行小注。其時

卷帙尙簡。故能疏朗美觀。今計三修通譜十有六冊。四修則二

十有二冊。跋云字七十萬一千二百有奇。凡五修則三十有四

冊。遞增不已。將苦浩繁。欲使卷帙文增。計惟續行。不令多汰尤

今移雙行於本名之下。另行記注。是倣編年體。而刪其冗字。如

某之子某之女之字。及墓地係價接墳。禁爲界之類。墓地約有三端。一公

山或有合約一己山出售則有批載一買山則有契據既載某
人契云云則價接不言可知又既言墳禁若干丈尺下又有為
界二字皆涉沈贅又如某山某向其實舉某向而某山可知今第云山
字皆曰省文也

五修本支譜於外父之有官職者加諱字河閒紀氏譜例次云
其父稱諱據曲禮文也則凡婦家概稱諱矣然禮云臨文不諱

而譜又一族之公言即編纂之人不能獨諱其祖父蘇氏譜於

加諱字歐陽氏娶何有於外家且曲禮婦諱不出門者雖正義

曰為婦家之諱然既不出門則門曰外之不諱可知也譜固非

一門曰內之言此字之可省者也

禮曰子生三月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內則君子已孤不娶

名

曲禮

幼名冠字五十曰伯仲

檀弓

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冠義

顏

氏家訓曰名曰正體字曰表德名終則諱之字乃可曰為孫氏

古人惟名與字未嘗有號自周至唐人皆然

秦惠王時有寒泉子國策注云秦處

士之號甘茂居櫟里號櫟里子此有號之始漢有商山四皓江

上丈人河上公皆隱避者流自諱其姓名者也唐人大有東舉

意夫偶爾有之非通行者故李杜稱詩大家不聞有號此明歸

太僕有光不喜稱人號夫不喜人號已也號始盛於宋人然多

如蘇東坡曰唐白樂天有東坡援曰自況也朱

子號晦菴當取輅晦之義又更號龜翁則其時方輅封事替得

遜之同人故也又如楊誠齋辛稼軒之屬多本其居室之名蓋

有志於存誠學稼故曰顏其

室而因曰為號也他可類推

故曰別號曰自號夫曰道號蓋字

必與名相應

如孔鯉字伯夷冉耕字伯牛仲由字季路顏回字子淵之類其曰相對而應者如曾點字子皙端木

賜字子貢閔損字子騫
宋林逋字君復之類

號則不必與名相應如上所引是也後

人不待冠而加字大且生而有號甚至取夫牙儉大標山水之

嘉稱門子家丁并竊園亭之雅寄

明嚴嵩有僕號萼山人皆稱萼山先生

則大不

必曰號爲賢矣今除表字外於季長者酌登之幼稚則缺其成立

舊例女再嫁書再婚從一而終再嫁非母家所得主也此定體

也然當視有子無子其或初婚彫落再適蕃昌彫落者已絕往

來蕃昌者重申婚媾則豈有頻通問遺而在屏斥之餘相謂舅

甥而靳名稱之實且彼氏譜必曰我之所出而適爲我之所無

兩譜難已互稽異曰何從徵信夫改適已爲不牽而復見絕於

母家至無目徵其殁葬則尤為不帶。庾氏之母孔門不諱。晉王

氏諧併離婚不諱。

紀氏諧例引世說注

則凡女之改適與婦之改適可例

觀矣。今只目見枉為主不復區分先後。

禮二十而冠始為成人。其十九歲曰下皆殤也。他家譜曰自一

歲至九歲為夭。十歲至十九歲為殤。案儀禮器服傳及檀弓篇

注但分長殤中殤下殤。

十六至十九為長殤。十二至十五為中殤。八歲至十一為下殤。七歲以下為無

服之殤。生未三月不為殤。說文殤不成人也。人季十九至十六歲為長殤。十五至十二歲為中殤。十一至八歲為下殤。以占傷

省聲。器服傳鄭注曰殤者男

而天無季歲

說文天屈也。从大象形。禮王制不殺胎不

妖。天注未生者曰胎。方生者曰夫。月令注曰少長曰天。此讀平聲者為天之本義。讀上聲同。妖者為引申之義。左傳國語注曰

短折曰夭。國語注又曰不終曰夭。又曰夭折也。傳雅不盡天季謂之夭。說文無夭字。玉篇夭也。短折曰夭。夭之反也。王制鄭注

歿也案之古義則不至於壽皆得謂之夭固不止二十曰下矣

稱殤可不必稱夭也於湏當已成人方列名於譜其殤者埒見

父母下然今人自成童多已娶妻生子則又不得不書攷諸晉

人庾會終於十九阮瞻卒未弱冠二氏之譜載焉蓋晉湏始曰

十六成丁見晉書范甯傳則已伯成人觀矣今書名曰十六歲始曰下

皆殤若夫童身卓犖有過成人則惡可曰季爲限能執干戈曰

衛社稷魯人所曰欲勿殤童汪錡也

古書之有篇目自六經已然復曰冠於書者謂之目錄詩鄘風

引鄉射目錄又鄭康成有三禮目錄一卷而佗譜者往往無之吾家舊譜有目頗涉

鎔襍今稍存釐訂尙待參稽蓋家譜自紀名之外其襍記不能

類編實大難於分目。河閒紀氏譜則分類爲十七篇。始曰流俗通行者不成編書體例。故出新裁。然惟丁少則可多則不勝其數。是家譜之便例非家譜之通例也。

紀名卽紀其字號官職生卒葬娶子女。大吏家別傳體而不得謂之傳。卽吾舊譜於其人之當傳者。彙指數語。曰見梗概。大不

能人皆有之。他家譜或稱生卒。

紀氏分類爲生卒。譜則專譜生卒也。

世系攷大

俱未洽。案周禮秋官小司寇。自生齒曰上登于天府。春秋左氏

傳

隱公十一年

不設與諸任齒。

杜注。別也。

使后子與子干齒。

昭公元年。季杜注。曰季齒高

下而

坐。漢劉向釋名。齒始也。少長別始乎此也。今人科第同門異

姓相序。少長謂之齒錄。二字殊爲有本。家譜尤爲別序長幼之

書而生齒日期縣度揆其名義稍爲近之矣

品官誥敕稱授

日誥授日敕授

不稱封惟妻室稱封封贈祖父稱封

日誥

封日

不稱授存者稱封殯者稱贈五品已上爲大夫稱誥六品

已下爲郎稱敕例不當封贈而推品官已身之封已奉之者則

謂之貤

如封贈只得一代則祖父父母無封而不得稱誥稱敕八

品者爲八品孺人而妻室

九品無封典父母準從已身貤封

八品者爲八品孺人而妻室

九品者爲九品孺人而妻室

次無封典父在母不稱太母殯次不稱太故有本生母稱誥贈

夫人而繼母稱誥封太夫人者

邑陳河督周侍郎

母曰子賢度

母次得稱太

邑陳侍郎樹萱本生

而祖母已上無稱太者何論

貤封此皆定例如自稱稱人而加太曰爲尊重之辭無妨段儉

若引誥敕則不可混加同一大夫與郎而官分中外故必如制
詞於舉其官方知何職京官例得加級請封如正七得從六封
是加一級得正六則加二級故一二級字決不妄忽凡此皆不
容苟簡者也悉加釐正而唐世贈典惟一品乃及於祖餘官只
贈其父權德輿請回贈其祖侄回贈即今之贈也說文贈重
次第物也漢書武帝詔受爵賞而欲移賣者無所流贈應劭訓
賜為遂賜封之稱始出於此破諸持代其回贈本生祖父者唐
崔植宋李昉回贈叔父母者宋王曾歐陽修回贈外祖者唐劉
總回贈兄者唐李德裕此皆今制洋行者也而刑部尚書胡
季堂幼鞠於懷乙巳日本身回贈特蒙俞允則曠典尤為苛
代所無宋乾祐元年中書帖吏部廢置司父在母進封合加太
宰司呂夷後格敕內凡母皆加太字在媛妣同惟晉天福五季
艾穎尹偁皆父在母封縣君不加太字則加太不加太
皆古制也說見容齋隨筆五代會要陝餘叢枝諸書

七律流別集述意

新唐書文苑傳曰建安後迄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曰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宋之間沈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號爲沈宋又贊曰陳隋風流浮靡相務至沈宋等研揣聲音浮切不鑿而號律詩故唐律託始沈宋無或異也

初盛中晚之分始於宋末嚴羽而明初高棅唐詩品彙唐詩正聲因之唐汝詢唐詩解治之說者頗病其拘方且神景之人詎不延及開寶肅代之士何弗歷乎貞元我翰校刊全唐詩惟曰登第之季爲次其無科第者則從其交游事蹟推類比同所曰破拘攣斷割之弗愜也然所謂初盛中晚者正如句讀謝令

首夏猶見清和。元冥司天。殘秋先形蕭瑟。既因分已。得合火舉。正已誠餘。人代區分。聊便攷索。惟已。在德至。開元爲初唐。已開元至大歷初。爲盛唐。已大歷至元和末。爲中唐。已開成至五季爲晚唐。則同一開元。何已。焉。屬初而後。屬盛同一大歷。何已。半屬盛而半屬中。大歷凡代宗之末。廬十四季。元和已後。尙有穆敬二宗之長慶寶歷。文宗開成之壽。尙有太和九季。何已。略而弗及。殊所未喻。茲編直已。在德及太高中。睿五翰爲初。元肅代三翰爲盛。德順憲穆敬五翰爲中。文在宣懿僖昭昭宣七翰爲晚。五代增勇戾分割不至太甚。而檢校大稍易明爾。案滄浪詩譜言初唐體體又言盛唐體。注曰。景靈已後開元天寶諸公之詩。又言大歷體。注曰。大歷十才子之詩。又言元和體。注曰。元白諸公又言晚

唐體要注而不言中唐嚴氏於盛唐僅指開寶高氏則及大歷
嚴氏不言中唐而於盛晚之間舉大歷元和兩體則固曰大歷
元和爲中矣○又案高氏服膺嚴氏之說故品彙正聲二書皆
宗之而元人楊士宏編唐音十四卷有始音正音遺響之分始
音惟錄王楊盧駱四家正音則詩曰體分而曰初唐盛唐爲一
類中唐爲一類晚唐爲一類遺響則諸家之倫咸在附曰偕詩
女子詩而李杜韓皆不入選謂三家有全集行世故弗錄焉品
彙之倫乃本諸楊氏而增益之其初盛中晚大本楊氏也又案
嚴氏詩譜所稱初唐盛唐晚唐不倡
翻始之語當有所本而無可攷矣

唐詩七律一體有元人鼓吹李國人正聲本唐詩解本 國翰

吳江顧氏英華本長洲沈氏別裁本桐城姚氏五七言近體詩

鈔本則兼及宋大興翁氏七言律詩鈔本則兼及金元金華方

氏七律指南本則兼及明此外有宋詩百一鈔本金詩選本沈

氏明詩別裁本此皆羅剎案頭目供采擷者也

唐詩鼓吹一書傳爲元遷山所選 四庫總目提要曰不著編

輯者名氏據趙孟頫敍稱爲金元好問撰其門人中書左丞郝

天挺案池北偶談金元間有兩郝天挺一爲元遷山之師一爲

遷山弟子陵川人字晉卿者郝經之祖遷山師也字繼先

者出於多羅別族累官河南行所注所錄皆唐人七言律詩凡

九十六家其五百九十六首去取謹嚴大氏適健宏敞無宋末

江湖四靈瑣碎寒儉之習實出方回瀛奎律髓之上曝書亭集

則稱郝天挺鼓吹殆不目爲遷山長洲沈氏大興翁氏皆席其

書說詩晬語云其書下劣嫁名元遷山觀其開卷首柳子厚柳

者翁云豈有遷山而選是書之理州城樓一篇遷謫蕭騷與書之命名殊不相副謂爲專主中晚

則仍錄王李高岑謂爲意取和平而不及張王元白韓偓元張

說之葺崔顥劉曹唐之後世次凌襍按王小集一卷傳為唐人

餘首益鈔聞小全無義例其為隨手掇拾可知乃流傳至五六

百季不廢而從事鑽研者不一其人郝注後明人廖文炳復為

復為注王清臣陸貽典為箋又有崇三錫者為評書目提要云

三家所注相去無幾廖固不足服郝四人夫未能服廖也攷是

書有四本其曰唐詩鼓吹十卷者郝注原本其曰注解大全者

廖文炳本其曰箋注者錢翰蕭等本其曰東岳軒堂評訂者朱

三錫本朱本惟署己號葺之注解諸徒已名出遼山紛紛馳驚

人皆混同世別不復知為何人而矣

枉費黎棗固無須知夫見世惡善本也郝注未備不無可採而

葺人已訾議之矣明胡震亨唐音癸籤云元遺山詩云望帝春

好只恨無人忙鄭箋乃遺山鼓吹一選郝天挺所注義山詩藝

謬不通門牆土親炙詩教者尚如此可望之他人乎據此則明

人固已此書為遼山佗矣

蒙意則郝注恐大託名也

錄奇中書之集 卷一 六 敘例

高棟廷禮選唐詩品彙九十卷歷季二紀乃成分體編錄依世

次定品目初唐爲正始盛唐爲正宗爲大家爲名家爲羽翼中

唐爲接產晚唐爲正變爲餘響方外異人爲旁流閒有成家則

不拘世次者

如白居易陳子昂李白劉正宗劉長卿錢起韋應物柳宗元與高適岑參同劉名家終明之世

館閣宗尙其書自恐過難複陶汰爲正聲二十二卷宋漫堂謂

爲精醇

見蔣國祚校刊敘

而其七律一體自初唐晚僅得三十五人爲

詩九十三首李益李端皆存一首而韓柳元白咸在所選杜公

秋興割取四首其沈鬱蒼淡之伯鈔存焉者則未喻其意指所

在也至唐仲言唐詩解治品彙而伯徒曰五歲而警耳學淹通

故爲士林矜重其書則各體收錄寥寥七律尤甚與正聲同爲

簡略

用功深者不定工詩。自詩稱者不定功深。嚴儀卿所謂詩有別才別趣也。故有掉鞅詞壇。其於往詰名篇。或未寓目。操斤選政。其於卷中疑義。不曾究心者。或則心侈氣粗。罔事持擇。苟盈卷帙。艸艸成書。或則獨持一見。領要標新。非無一得之矜。難語其由之路。善本之少。職是故歟。確士尚書。唐詩別裁。實徵沒擇。廓清之力。重訂本拾遺。補闕尤見虛衷。然爲邊幅所限。不無割棄。又憎其不及宋元也。

桐城姚郎中曰。詩古文辭名一世。東南文士翕然宗之。惜衰集中。近體鞅埃。璫而擷菁英於塗埊。流易兩途之弊。能悉蠲除。所

鈔唐宋五七言近體詩。欲曰輔漁洋古體一選。顧其得力實在兩宋名家。觀其錄陸務觀詩。獨多於此。測其宗旨。而所伯絕不露劍南習氣。真爲善學古人。惟所選意在簡省編帙。五言不及宋人。七言雖及宋人。而於蘇黃劍南外。亦無多也。

大興翁閣學詩壇老宿。先從父碧泉學士與同。翰時最親炙之手。簡類貽無非攷古評書之語。顧未見其詩集。惟先從父鈔其評點查白初詩集。每云虛字太多。又每言扯長之弊。倡乎不尙清優流利之體。而所鈔七律自初唐已迄金元爲卷十八。伯者一百九人。詩七百六十七首。所錄惟唐之杜宋之蘇陸元之虞道園四家詩爲多。樂天牧之義山介甫山谷遺山次之。其餘

不過一首數首。莖功皮陸皆所不錄。宋元詩多錄平易俚質之
俗。殆曰氣格爲主。所謂錄爲老境與。凡例二十餘則。陳義甚高。
其中有云。鈔詩之義。當曰風會爲主。乃可監觀古今。文章次第
推迤。文質相生之漸。此意是也。而如所鈔則落落數家者。人所
習知。其餘變體諸家。弗錄錄僅一二。仍不見風會次第推迤。文
質相生之故。且其書編幅甚廣。何惜所收稍夥。若曰謂珊瑚無
邊。則豈設信。

沈氏別裁本不錄宋元而錄耑明。謂宋詩近腐。元詩近纖。明詩
爲能復古。此本明人之說。李于鱗編古今詩刪自漢魏迄唐。卽
繼曰明不及宋元。沈氏蓋沿其意。然于鱗之抑宋元曰自尊本

翰曰翁氏七律鈔又擯明人不錄凡例云呂煥洋竹垞二先生同七律杜陵云別裁僞體轉益多師愚此鈔置明詩不論者目此文人之各執一見如此金華

方元鵬氏七律指南則自唐迄明所錄視各家爲廣然其意主江西而薄西崑故於明七子掊擊尤甚一首中幾無完句然論

而存之意在正變具別宜忌於陳待學者之自來翹會爲得疑

事母質之體惟其目甲乙分編未能致塙耳其書目杜詩爲主分甲乙二選目後

諸家分隸之甲選目義山爲嫡而溫飛卿唐茂業之徒附之乙選目香山爲嫡而張王姚孟功之徒附之

論世知人尚友所賢惟詩大然故詩家例有小傳姚孟功選極

元集於作者名下凡字號里貫科目一一載之此總集小傳所

由始元裕之中州集沿用之厥後或稱爵里或稱仕履或稱字

望

品集
正聲

於寒絮隱逸爲足跡之。是編所載詳略不一。略者多仍

各本之舊。間有增補而於大家數。最忠義名節則攷之本集本
傳。率詳而加詳焉。如杜如蘇如文信國公畢生輶蹟。展玩瞭然。
庶幾爲論世知人之助。而詩中隱微曲折。大可推闡而得其指
歸也。宋詩所見本皆選小傳。悉出采緝。故轉較唐人爲詳。唐詩
中晚又詳於初盛。曰初盛詩人皆習見。習知不復博涉也。今詩
所本。大略尙待增補。元詩無所本。則據續通鑑及四庫書目。編
采成之。

詩文顯品肇於魏文典論。而著於梁劉勰鍾嶸彥和文心仲偉
詩品自管尙之。唐則殷璠之河嶽英靈。高仲荅之中興閒氣。俱

於姓名之下各加品藻夫本弄人之論說廣學者之識趣詎無

裨益然所向簡要無取辭藝後來說詩之本演繹語氣複沓猥

瑣索牘連篇徒取憎耳

其弊起於金聖歎之評點小說演義傳奇曲本林西仲評選古文大用其法蓋

聖歎才氣本足動人故一時傾靡轉相倣效曰莊言正論俚辭俗語穢褻此行是何文體在聖歎猶為游戲餘人則曰當著述

何為其

是編引用舊說無過數語惟設攷證辨釋則稍詳焉

集

引唐宋詩話評語語經

御定本當敬謹擢寫為省文計故但稱曰詩曰其辭固先臣梁詩正錢陳羣所擬進也如別裁指南

為本末但稱沈云方云已省聯複有姓同及疑於混淆者則舉其名或字目別之所錄評語未必悉當聯備一說耳

夫工倖之巧方員必準於矩規涓曠之精始終不離乎條理故

斐然之美要曰成章粲乎之觀在於得所杜文貞曰熟精文選

理理者條理也又曰老去更於詩律細律者規矩也大家巨手

尊不由斯。馮班氏乃謂配承轉合初學所爲。馮班字定遠號鸛吟評才調兼日家

兄看詩多言配承轉合此教初學之法其兄爲馮舒字已蒼號默庵世稱二馮意謂當變化無方乃得

超妙耳。不知巧緣法生功從漸進。馳驅無範詭遇斯譏。復疊凌

襍。他家不免紀律可弗講乎。杭世駿氏榕城詩話曰固哉馮安之言詩也承轉開合提唱不已緣

情綺靡甯或在斯書目提要曰譬之毛嫱西子其四體五官之位置不能與人有異也豈有眉生目下足著臂旁者哉王上禎

蠡句亭觀海詩曰春浪護魚龍驚濤與漢通石華秋嫩雪海扇夜乘風竟不知土頑茲遊爲在春在秋在晝在夜豈非但標神

韻不講承轉開合之故乎茲編略爲指陳多本舊說。聞曰鄙意補之。度知慘

淡經營良工苦心。其中太多隨手之變。固不盡主故常。詩古文

辭體異然同。書畫固自同原。詩文大何嘗殊軌邪。

地理之學出於史家。所曰周知阨塞險要。道里遠邇。爲用甚廣。

而詩家大所必詳且如少陵秋興身在夔峽心繫長安故時而
白帝城砧時而昆明池水而瞿唐峽口曲江頭一語兼綜兩地
言之不明其由莫知所謂又或仵者所舉地名案其津望多不
相應則詩人隨興掇拾未嘗攷索圖經解家因而誤會者多矣
王摩詰送楊少府貶郴詩歷舉衡山洞庭北渚三湘夏口潞城
長沙凡七地名本自礙格意大不明少府方欲南行不立南風
故惡說南風五兩輕而別裁誤解至杜詩每依北斗望京華已
長安在夔府正北他詩又曰愁看直北是長安即其義也解家
多曲說又有仵南斗者皆由不明地望
蒙嘗欲爲唐詩地理攷已備讀者緝擷故
集中間爲注明閩百詩詠漁洋唐賢三昧集誤曰京水爲涇水
檢關全不講涇陽爲潯陽御亭爲卸亭蔡州爲蔡州潯關爲
於地理之學至詩中引用典故難於備載大擬別爲一編故於
習見者多不之及

詩家注解頗難。注賢得其本義，解賢得其本情。如注流黃僅引古詩中婦織流黃，究不知爲何物，必云開色絲也。其義乃明，所謂本義也。王建贈王樞密詩曰：脫下御衣偏得著，進來龍馬每教騎。又曰：不是當家頻向說，九重爭得外人知。若不知爲劫制之辭，則淺俚無味，諛諛可鄙。仲初酒中與中官王守澄言，蓬靈宮詞百首洩露，禁掖欲自上聞。仲初作此詩事，乃得寢。當識其言外之意，所謂本情也。如但隨文敷衍，豈有如此顯易之句而待解釋乎？義山好隸事，又工於託興，故解索尤難。毛鄭傳箋，皆人所歎。元遺山云：苦恨無道安，謂釋道源曾作義山詩箋也。桐鄉馮氏什得六七，不盡當也。編中論說獨繇大冀得其本情耳。杜詩略詳，其餘則不及悉。

心攷索已埃將來

詩文圈點未知所始唐劉琬文家銘曰十五季矣實得二千一百八十紙有塗者乙者有注楷者有覆背者有硃墨圍者圍當卽今之圈是唐人已有圈點之法而宋人則盛行矣呂東萊古文關鍵眞西山文章正宗謝疊山文章軌範劉須溪評選諸書其最著也編纂家嫌其近於制藝每不屑用故翁鈔一徑評點閱之迷悶了不得其意趣所在是廟爲成書計非爲學者計也夫靖節論文賞奇而析疑昌黎爲學鉤元而提要加評點者所已使奇與疑元與要者識諸已大證諸人也蓋總集與專集有別詩文與經傳有別選讀之本與藏本有別

藏書家惟謝疊山局而閱之昌黎所

謂插架三萬軸新若手未觸者蓋譏其藏而不讀也今人展卷輒如端冕已聽古樂況不與目句讀圈點俾其易於省識是欲其祕也惟求適用而已但取雅觀翫觀之者何爲浪費紙墨乎編中略加圈點並注各家圈點於後已見甘辛丹紫所見各殊曷從曷違在讀者之自案矣

近來刻本用套板於各家圈點已色別之今概已注於詩後視套板省便

選家好立主見每卷或曰名家冠首唐蜀韋穀才調集已百首爲卷十卷爲集開卷首白傅次卷首飛卿三卷首韋端已四卷首小杜五卷首元相六卷首太白馮氏已爲皆有至當之意翁鈔於北宋首王介甫爲一卷次東坡一卷次山谷一卷宋初至南渡諸人共爲一卷大猶才調之見而世次則紊矣世次紊則

宗派遞變之故不可得而見也。是編自唐迄明原流秩如一。無攙越。杜公雖集大成不巳。凡崔顥張謂之詩獨爲一卷者詩多故也。蘇黃同爲一卷而顏濱斜川坵塢巳類從也。陸范楊尤同爲一卷四家同時而齊稱也。人雖名公而存詩不多則彙別不復別矣。中唐分二卷晚唐分三卷錄詩轉多者不欲隨俗人矯語盛唐故詳人所略。盛唐自數巨手外何嘗不同中晚。中晚何嘗不有盛唐乎。獨曰江東生爲一卷曰殿全唐則私見夫微意也。識者諒之矣。

方外閨秀皆埃別編惟北宋錄釋惠洪曰其與蘇黃交涉已備掌故非錄僧詩也

瀛奎律髓四十九卷專錄五七言近體仿文選分類而太瑣屑如著題爲一類梅花大爲一類倡一祖三宗之說

曰杜爲祖山谷后山簡齋

為專主江西所錄多生稷粗獷標舉鍊字謂之句眼是為公安
竟陵之先導惟方回曰宋人降元遺聞舊事多所稱述所錄宋
人詩大多出傳集之外河閒紀文達公一誤重加評點原書
圈點最為精覈往季二十餘曾玩味之歷歲既久不復記憶而先
後二本皆為庸愚臧匿索之不得茲編略舉一二惜佳篇眇論
之多邈已

自唐已來詩家選本多不傳傳者不盡完善今坊刻盛行惟

古唐詩合解數冊陋劣之極

其書竊取明人唐汝諤古詩解唐汝諤唐詩解二書已為已俗因名

合解然書可合解身可合名目先已不通唐氏書解在注後此
書已解夾於注中不言出於何書後又略綴唐解其謬殊難究
徒曰篇帙簡約易行故自康熙已來鄉塾通行要無他本蒙

季三十時嘗欲廣其篇約其注別爲編目易此書而未暇也大

氏學者循誦習傳目分體爲便於省覽卽一家之詩言之忽古

忽今忽律忽絕忽五忽七未徵心得先苦目迷履襪不倫才調

集實爲佻侑矣各體各有門徑音節專習之尚恐不得況混襪乎鄙意自唐已後著名

家數皆宜有分體之編浦氏讀杜心解甚便檢尋不入選集其餘家數奇零

篇什簡少則總擷爲一書漢魏六代大然如此則選集不至艱

重選家類思艱重而多棄選安得不貽闕失乎卽新城古詩一

選五言於陳隋後惟錄韋柳太白廬取古風七言於唐惟錄十

有一家李嶠宋之問張說王翰王維李頎高適岑參李白杜甫韓愈而王昌齡崔顥杜甫李賀李商隱杜韓愈後宋

錄六家歐陽王蘇金一家元好元二家虞集雖別有微尚而難

黃鼐陸

問

吳萊

已歷於人人矣。五律較七言稍異，派別不若是之繁。大當彙爲一集，以備近體。

國翰風雅遠軼前代，七律一體如王

阮亭

朱竹垞

施愚山

宋荊

諸家兼

卓溫醕，實兼有麗則格韻之美。此皆資學於王，蘊釀而成。餘或才勝於淞，氣較其度。乾隆已後，類然。然皆非勝翰所及。大擬輯爲一篇，與五翰相證。若縣中先詰朋舊之詩，已輯成潭雅八卷。更擬廣輯湖外之詩爲湘雅。湘水直達洞庭，入江足賅全省。故詩明先輩不已入此編也。

是編蓄念有年。改元之初，二親篤老相繼見背。此事遂廢。豫章從朝歸後，方有事於形聲訓故之涂，兼欲卒業藝易。上季春夏

寇薄邵州壤接縫。鷲心緒。黥襍乃輟易爲此。至秋仲寇事方紓。而三罹嬰幼之戚。紛貶旁迂。閱歲乃得脫橐。蓋悉出艱難。惡患之餘矣。其於全唐緇擷未徧。已後四翰集。無大部所見殊。臨江鄉荒僻孤陋。寡助。取舍黥簡之間。自知不能悉當。艸艸成書。躬自蹈矣。責人無難。今益信斯糾繆。正譌。是所望於我師我友。

綠漪艸堂文集卷十六終

男式常校梓

綠漪艸堂文集卷十七

湘潭羅汝懷念生箸

書後

書李文正再求休致疏後

案張芹劾大學士李東陽謹厚有餘而正直不足儒雅可觀而節義無聞先帝誤曰爲賢臨崩曰陛下託之劉瑾專權亂政東陽爲顧命大臣不能防微杜漸惡達旣著不能出力與爭使瑾得曰荼毒天下卽能誅瑾僅可贖罪又安能攘功冒賞乞將東陽卽賜罷黜云云帝曰芹久冗言路瑾亂政時畏避緘默今旣嗣示典法乃掇拾沽名東陽學行海內推重輔導朕躬忠勤茂

簪比來甯夏既平大臣特進階廕子如何謂攘取誅璉之功恣
意妄說卽令其實曰間旣而芹請罪奪俸三月夫曰張芹身尸
翰官而不知翰政乃曰甯夏之賞爲誅璉之功其不加考察若
是又何論無名子所爲伴食中書之詩乎而杜詔氏佗讀史論
略乃據其詩曰爲西涯爰書豈得爲一言之智諒哉堯宗恣意
妄說四字實足發古今言事論人者之覆矣

書滿震東言時事疏後

案沅州府志滿太僕逸事世傳公之將生也太公延紫籙宣聖
攜一童子大長虹橋上呼其名而屬之曰好將此子寄付爾家
應龍乃出逢蛇則歸覺而異之明旦公生見太僕自記後曰萬

歷甲辰捷南宮崇禎己巳終於里寢兆皆驗云公曰忤璫繫請
室凡七越歲其初就獄秦撫顧公其志斂貲得金千九百有奇
屬公僕名連城者納橐餗時萬歷三十五季也明季十月二十
七日公忽寢見一人衣冠甚偉手一編揖而言曰生平所著文
集數卷煩君筆削言訖公明晨獄卒持書至啟視乃蔣太守所
寄楊忠愍椒山集也因憶寢言丹黃之是夕復寢忠愍持短槍
入謝公與之遂作賸敘其事又五季秋七月二十四夜公將就
寢見火光自空墮離地尺許盤旋不已照徹如晝乃佗流火賸
明季季春有白鶴來止獄中與公伴寢食者久之又作來鶴賸
是歲葉相國向高因聖壽節疏救公獄中案頭鎮紙龜甲忽躍

起公意朽甲具生象。是生還機也。方構靈龜。臆而赦詔至。遂出獄。萬歷間。麻陽戍兵大噪。主將撫之不聽。邑令犒之不受。公方持服廬丙舍中。聞之。目衰杖往諭。且述己前璫得罪狀。謂若等謀逆禍且不測。曲爲開導。眾咸感服。

督楊太傅軍務正殷。譌言可駭。疏後。

案當時曰楊公主歎不主戰。與盧公大詬。未知論者曾見此疏否。又案盧公夾具有一疏云。軍機祕密。初非局外所可揣摩。流言恣當嚴禁。頃接樞輔臣咨爲軍務方殷。譌言可駭等事。疏請禁戢。造譌爲師中要務。況微臣原無浪戰之意。樞臣大無不戰之言。苟此會晤閒。卽有危言切論。彼此商求。總之肝膽無私。其

濟翰廷封疆之事而已。白來忠臣謀國取其異不必取其同。信之心不必信之眾。究竟大何嫌何疑也。據此二疏則盧楊二公當日情事可見。非如野史所云也。

書楊太傅鉅鹿屢報未詳疏後

案國樞及崇禎翰紀略諸書皆謂盧象昇之外部將張國棟趨報嗣昌。嗣昌欲增飾象昇退恫之狀。國棟不肯承。撈掠倍至終不易口。又言嗣昌遣帳下卒三人往驗外狀。二人皆模稜獨俞姓言實戰沒竟歟杖下。又云象昇曰嗣昌高起潛妬之起潛遂譁象昇外。今攷盧公殉難已十二月十二高監時在雞澤贊畫楊廷麟乞援在彼視師督輔劉宇亮大將至軍前廷麟宇亮皆

可大時奏聞何坐聽起潛之諱匿此何等事不飛報翰廷而僅一無名之部將張國棟私報嗣昌乎觀於此疏則自十八日至二十一日已五接軍書皆輔已於十九具奏距盧公外事數日耳何責高監之諱大安用部將之報乎小說家非惟不察淆譌抑亦不諳體制又此疏稱銓官張國瑞董光裕而無俞姓直參罪弁疏中有銓官朱國樑疑張國棟之名大出揣擬者之杜撰也

書楊太傅乞查紅本發給科鈔疏後

案疏人閒宴息酣睡之時臣部猶然上本皇上猶然下本此其君咨臣儆何等觀劬而迄無解於國步之逐則項王所謂非戰

之罪乃論者執成敗之迹爲不諒之辭疏所云曰偃息之人操風議之口者今猶然也讀此疏爲之傷歎

書楊太傅謹因驗功直參罪并疏後

案崇禎翰紀略云十二月十一日總督盧象昇沒於陳至十五日副將劉欽始獲其屍贊畫楊廷麟迎至真定東關新季二月二十八日始克大斂距歿之日已八十日矣明史云順德知府于潁上狀嗣昌故斬之八十日而後殮宜興儲欣伯盧忠烈傳則云五十日大抵皆屬傳聞然觀鉅鹿屢報未詳疏中深責督標貼身之將一戰而潰令諒督子身殉難則未嘗不信盧公之外又何爲故斬之至八十日乎或因兵戈擾攘久之始備殮具

而議者藉曰歸咎遼陵耳

書楊太傅欽奉聖諭疏後

案盧公誤聽雲鎮王朴之報謂敵從龍固出口於是發諸路兵尾追而敵陷獲鹿再攻酸棗真定之屬所存無幾盧公革職聽勸及賈莊殉難莊烈帝曰大臣陣亡豈不可憫恨其調度乖錯不準予卹而野史曰爲入楊嗣昌之譖不知盧公奉命出師朝廷方恃曰無恐不希而兩次挫衄以至身殉師潰卽在常人能無憂憤何況人主而其先又有撫監御史某疏揭南宮之陷象昇擁兵不救已奉調度無方嚴旨褫師失地目覩艱危乃必入他人之譖而後發怒乎夫比坳影射之不度情事矣

書楊太傅遵旨酌議裁練疏後

案荃陵楊文弱太傅疏藁常德文中僅載數篇苦不見其全集方擬從顓天錄中采入斷章已存事實而楊駕部彝珍來攜有刊本一冊謂所得十三冊中之一卷端題楊文弱先生集攷弱翁官戶部時刻地官集及總戎機刻中樞集此集未知合二集與否而十三冊者駕部云無卷首敘目固非完帙此冊繫卷三十一至三十三則此帙尚有三十卷惜其未併攜十二冊已資攷校也諸疏多涉勝翰掌故固後人破鏡之資惜此編卷帙已定難已多增僅登二十餘首而忠言讜論已可概見實足證稗官野史之誣夫已二百餘年騰謗不息者已自咎譌傳之故自

晉譌傳曰有妄爲紀載者之故而妄爲紀載者又曰社信遺塗
之言而不見翰報之故蓋當時軍務倥傯或曰事宜嚴密或曰
所司懈弛故內廷斷制外廷已不盡知何況艸野於是好事之
徒騰其口說識者雖疑其不然大無已正之此集中乞查紅本
發給科鈔之疏所由作也而大預知後來之必吠聲吠影矣當
興翰之初謗書於佗多出東南而亭林顧氏獨不惑於流俗
之說其督師公子一詩推挹甚至詩云督師公子竟頭陀詩律
縱橫浩氣多兩世心知未
遂更誰待奮魯陽戈又詩云赫怒我先帝親遣元戎行北落開
和門三台動光芒一旦賈大命藩后殘荆襄遂令三楚開哀哉
久戰場案議者羣曰在陵爲誤國之臣而亭林則曰
爲人亡國殄將謂爲耳無聞目無見而謾爲此言歟其故何歟
則曰諳悉邸鈔而深知委曲也觀其與甥徐健菴尙書兄弟書

云所集邸鈔凡二十餘本泰昌已來頗窺巖略云云則無遺議
於荏陵者其不曰此歟若石齋之劾奪情自是正論然其時烈
皇環顧廷臣無可倚託業已委任豈因一劾而遽罷之伸楊抑
黃勢所必至而東林之人愈不能平矣然漳浦固無意見也其
被謫遣出鼎州時登楊氏之堂與山松山梓兩公子甚相款洽
弗宿怨焉或謂其門徒護師樹黨推助波瀾則又不然有彭士
望躬菴之冬心詩可證蔣陰王山叟山志云彭躬菴伯冬心詩
黨人大言誅楚相謂其忍奪情虛功廉國饑亂後逢關徒訪曰
當時狀始悉荏陵才謀猷頗能壯謂夏一二載賊軍盡推悉後
復鋒楚文鄉評益公諒謂猷挾往讐取夙棄江漲緋衣浮不沈
月餘還舊莽自慚逐吹聲發詞何編宕隆萬相江陵國威甫還
暢祗曰峻狹故萬口相排搯吾黨三折肱今夏已身誦魏善伯
評之曰公道極九妙在黃漳浦門人口中說出案善伯名際瑞

冰叔躬菴乃甯都三魏至交而漳浦門下士也其詩具道先迷
兄也後得之致豈非日久論定公道自在人心哉卽謂其子籲天之
錄其曾孫文敷公超曾瀝陳先世冤誣之疏不無迴護然皆確
鑿有據豈盡荒唐縱起張湯窮鼠之能案爰書反覆鉤稽而莫
能加之罪也雖其始召侮搆讒未必不由楚人起釁而嚴平子
始誦終悔與躬菴詩意略同茲編錄其與楊長蒼書及密菴籲
天錄敍尤爲生世相接見聞親切之人較之畿外已窺宮庭隔
世而談天寶之影響支離者相去不已遠乎丁卯長至附記

書盧忠烈與楊荅陵書後

案其時密摠趙某爲盧公所舉者獲奸細梁內供稱鄧高祖三

人合謀通敵。鄧卽希詔高卽起潛祖卽遼帥大壽也。此札所謂
胷中如許怪異者。始指此。故欲楊公力持大恡除國家大害。上
文所謂冒昧披陳者。必先有一書直陳此事。故此書不更說明。
所謂如許怪異。已在冒昧披陳中也。乃楊儀部廷麟作盧公事
實。引此書而釋之曰。先是嗣昌常與密撫趙某言曰。秦檜是宋
室忠臣。趙應之曰。能忠足矣。何必盡殺賢良而自爲忠。嗣昌無
已。荅故公札及之。此於情事毫不關切。卽使遼陵有此謬論。大
謂主和議爲忠耳。可謂如許怪異事乎。後來小說遂曰。此札爲
詰斥遼陵之佗。其於文之語氣。大俱不甚了了。竟曰閃爍奸欺。
爲直斥遼陵。如此則又何望其力持大恡也。觀盧公之於遼陵。

未嘗曰言色相加其佗鹿忠節公善繼傳末云大司馬楊公文弱知公爲淺言公生平大節不當社曰殉城褒其文佗於殉節之肯一季如其不已芷陵爲然又何引其言曰爲鹿公重歟

書張文毅贈李蕉溪敘後

案余家舊譜載茶陵張文毅公治爲先十二代祖贈承德郎諱瑤字宗玉府君之壻且相傳云府君家居夜寢神物蟠於庭柱翌日有童子自外來爲犬窘急趨抱柱府君知其不凡故妻以女或曰非親生女乃養女也疑不能明乃攷公集得此文但云湘中未指其地但云羅氏兄弟不著其名殊惆悵無實證又久之閱縣志李鍾爲江西樂安丞有惠政乃悟鍾卽此文之蕉溪

家譜於承德府君之壻大載李鍾而不言其爲樂安丞故不知
卽縣志之李鍾已三書合勘而始明也據此文則文毅之非吾
家壻甚明而交誼之厚大可想見當時或有贈婢之事其後遂
從而壻之歟書此已見譌傳之不易明也

書黃又謙遷建關聖帝廟碑後

案丁丑爲青明崇禎十年是年五月湘鄉土賊江長子等踞天
王寺聚眾數千肆劫安化甯鄉諸縣沅撫陳睿謨檄巡道高斗
樞督副總兵羅安邦討之十月賊寇邵陽十一月賊復通臨藍
土賊焚掠湘潭圍攻郡城分黨至瀏陽剽掠已而轉醴陵公袁
州舊志未詳戰事此篇始代巡道高公佺合高兵憲祠碑觀之

則情事悉具可補志棄所不及也

書李文正食戒後

案先伯祖 贈建威將軍渭陽府君諱紹熊乾隆中已文學教授鄉里生徒息諸孫侍食初食蔬盡飯一盂而後及腥膩先伯兄嘗爲汝懷述之近見薈化易制軍棠每食侍者已籌記之舉箸曰十爲度自言一生無河魚之疾證之文正所言可已得飲食之節矣

書李文莊與熊芝岡書後

案江夏熊襄愍公廷弼字飛百號芝岡襄愍集中大有與文莊書束邑父母謂秀水包儀甫鴻逵也包公爲湘潭令在萬歷三

十九季至四十四季時襄愍方巡按遼東督學南畿尙未代楊
鎬爲經略也文莊初已疏救顧天竣不報投劾歸翰林議擅去貶
太常博士三十九季京察復已浮躁謫江西都司理問札始作
於此時乎

書廖大隱徵輯楚詩小引後

案佗者當鼎革時罹覆巢毀卵之災而著書甚富今皆不傳惟
所輯楚風補四十八卷楚詩紀二十二卷故家尙有存者其書
成彙後已屬荑陵陳應元偕庭偕庭卒子長鈞甫爲開雕而佗
者子某出控大誦訟庭時撫院趙恭毅公親按其事仍已彙歸
廖氏至乾隆初長沙太守呂公肅高纂修府志始得牽連鏤板

已行公成書時五六十季矣。或曰康熙初曾修湖廣通志。佗者因志局遷臺纂楚風補一書。則此引專爲詩紀佗也。佗者字大隱。晚築室城中曰息機園。頗有池亭之勝。今名猶存而故蹟不可尋矣。當陳氏刊書時。延陳孟巖一揆校訂。故孟巖大被牽控。尺牘內有文言其事。可見崖略。

書石給諫請查辦清流品疏後

案給諫爲天際先生崙森元孫。天際已民困伏闕陳情。事在康熙二十六季。而天際之祖軫餘先生萬程在崙明天啟時爲新安守。已忤璫罷。忠直設言蓋其家傳。給諫此疏出聲動一時。未幾已內艱歸。而有市人與江西商人爭鬪之案。牽連鑽級。久

之不復粹於都中時同縣龍白萼黎月喬兩太史輓曰聯語云
高第詎稱榮當季臺閣馳聲一疏鋤奸足千古左遷因救鬪
語粉榆祭社四時配食荅斯人皆紀實也其他封事家無存稿
此疏久不傳頃其曾孫家俊旁求得之聯語則給諫葬時汝
懷曾見之者耳 明廷文曰乙卯選貢需次安徽及次子皆瘁
故其身後無狀傳之紀因埵箸其梗槩於此丁卯九月杪記

書魏默溪釋導南條瀘水後

案舊說皆曰大別故在瀘東及左傳楚吳夾瀘與小別大別地
勢不合故疑大別當主瀘志之在安豐然今大別之在瀘西則
已明成化初瀘水自郭師口改流而然見明史地理志此篇所

引提防及大有之是成化己亥山猶在瀨東矣左傳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治瀨而與之上下蓋欲子常牽綴吳師而已得盡其毀舟塞隘之力夫治而上則郢之東北境治而下則及今之瀨川其濟瀨而陳適在治下之時故自小別至亏大別而又陳亏柏舉也柏舉今麻城地若吳師在令之荆門夾瀨則郢已在望何更遠及柏舉哉濟瀨之地明而大小別可無疑矣

書周星叔改葬說後

案風水之說闢之與惑皆涉偏見蓋闢之則一切不信遂至五患不避而草率了事矣惑之則崇信術士顧忌拘牽停置謀吉遂至疆葬盜葬健訟傾家矣而改葬之害尤烈往聞長老言乾

隆中子姓呂貧故將改葬先高祖儒林君墓謂爲公水也或竊
穴視之棺木堅好遂止。道光初又議改先曾祖承德君墓再從
父臨陽君因言里中唐姓遷改祖墓棺中水明如鏡容貌如生
呂口氣噓之須輒飄動出諸水而顏色頓黑自是家業銷耗日
益不振聞者呂此致疑大呂未得善地而止。邇來子姓多呂堯
功起家冒叨榮遇其地大轉成吉壤矣。嘗化凌工部玉垣呂選
貢得京秩復與其兄玉城先後舉鄉闈勢方駿驥日上忽相繼
夭折今僅畱二丁力難自給推尋其故則於得舉後遷葬經十
八季之墳間其遷時啟土見棺有若繒絲者蔓延棺上俗謂之
紫衣地有生氣則然其親懿皆尼其遷而主者不從及剖棺則

蓄水涵骸與唐姓祖墳無異此固風水之書所未嘗載堪輿之家所未嘗傳然若曰爲溼氣積成則當腐腐朽木何曰水之不闇而光不穢而良而軀壳衣衾之無損傷乎則造化之理非人所能詳也凌氏兄弟吾所交游未嘗研究青烏之術其任情遷葬則篤信柳姓之言其人曾葉附會影響之地書故能惑人所謂禍其親曰及人之親者也數季曰來傷凌氏之凌普憾不執其人曰肆諸市朝而會城乃眇知之者則其腐朽久矣夫改葬云者乃必不得已而後出之者也遠則父爲灤嚙西伯所嘻近則兄在水中望溪入窆吾家大有徵焉從祖承德君葬有季孫男女數曰足疾殞疑而撲墓則樹根入棺窅祖足也此不容不

改也要之當慎於始。苟附棺者誠信弗之有悔而安用改乎。竊見近世士夫競談風水。嚮頭葬在俗是而非。猶爲人所共見。理氣則元空幻渺。術士藉便售欺。才智閎博之流。大復信之。且爲大說。曰揚其波。是編不免過存其文。夫欲後之人破其家世。曰證其說之然疑。非遂謂其可備一解也。古者卜葬。卜曰。故慎終之遺。大惟自盡。人事而智力俱窮。則大歸於遐聽而已。葬之凶吉。殆有數存。身容力取。歷觀興門先壟。或曰槩葬。或出渴葬。有何名師。恣眼爲之審定。且郭璞楊益。曰壽未傳葬。術被五侯七貴。猗頓陶朱。安所得哉。此理固易明也。顧今之輒爲誕妄。術士所惑者。實由未嘗研究此途。故不能別其術之正僞。如郭氏葬。

書楊氏疑龍撼龍猶爲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爲文不難易於尋究學者無事他求已滋惑也下卷孫氏頤臣荅改葬問可已參觀

書張書堂兵農分合第二論後

案一法去一弊生故曰有治人無治法言得人則法可行非謂法全可廢也土兵鄉團自古良法而有得力有不得力則視辦事之人乃近時治兵大帥及談兵智能之士皆曰鄉團爲甚不然幾欲懸爲禁例無論各省已團見效者不少卽如楚軍之起自湘鄉新甯諸邑者輒非先練於鄉邑而後出征乎如謂鄉團習成剽悍恐他日逞兇難制則召募之軍何獨不然如近日逃

丁叛勇成羣劫掠來去如風民不藉鄉團自衛束手以待官軍之至乎蓋嘗因時因地以制宜無庸預設成見也

書朱幼芝漚水破後

案沅漚二水混爲一江今查進李氏所刊陽湖董氏圖及天台齊氏水道提綱皆然緣所據舊圖相沿已久也其實沅江故在而爲清水江之名所奪故併沅於漚二破據水經析其二原曰今所稱清水江者爲沅之上原正從來之誤

書萬彈峯三江破後

案經文無南江未宜添設且亦不足證明三江揚州所言三江與震澤連綴成文與導水之北江中江實不相涉不必沿孔鄭

之誤而推助波瀾也篇中所引諸家之說不皆確義存之已待學者鑒別庶不至夏拾陞餘爲舛獲耳要之經文之東爲北江在東匯澤爲彭蠡之後言又東乃爲北江而入海豈有轉滌來原之爲北江者乎

書劉澹山育嬰堂記後

案育嬰之堂今州縣多有之然皆醵貲成事故屬闔邑公舉無一二人私爲之者據此文則其法爲車公所勸興葺此未有也車公官居諫垣無崇秩厚祿而能爲此博濟之事卽其祖產稍豐不曰貽子孫而已蘇窮困其志行大何偉哉然惟其時生齒未繁給求尙易若今之庶極而富教無加雖車公其知之何

書余存吾戴東原事略後

案事略當歸傳狀內。曰編帙已定難於改補。仍之。戴氏於六書轉注。曰互訓。當之。金壇段氏注說文。遵用其說。然轉注者。建類一音。同意相受。若互訓之字。則不盡建類一音矣。又其四體二用之說。謂指事會意象形諧聲四者爲製字之體。轉注段借二者爲用字之法。然段借可言用。而轉注不可言用。觀本書中。鈎拘等字。不歸竹金手部。而歸句部。實合建類同意之義。而與事意形聲之字別爲一類。曰明明可。曰从竹从金从手之字。乃會而從所諧之聲。曰爲部而敘中。又未別發此例。則轉注之說。當於此中求之。固不必泥破老二字而強爲之說也。

書楊長蒼孤兒鰥天錄自敘後

案鰥天錄久無傳本往安化陶文毅公與新化鄧先生顯鶴謀爲重槩而不得原本但見楊太傅元孫文敏公超曾上疏辯誣將原書進呈故鄧氏刻沅湘耆舊詩集云書存楊氏後裔不知荃陵後裔至今大并無藏本也汝懷揆采久之始從長沙彭孝廉申甫偕得重槩有待先爲錄其敘例已見梗概又采獲荃陵疏槩數十篇均可略見自晉傳聞之失實孝廉爲文毅門壻而藏書求書兩不相喻始語次未嘗及之夫可見物之顯晦有時矣

書陳恪勤重修南嶽山志敘後

案今所見南嶽志乃乾隆十八季重修者。知衡州府事晉江黃君岳牧。敍云。壽邑令高君見舊志湮蕪。延邑紳曠太史重訂。衡山令高君自佻。敍云。志捫於壽。彭令簪踵之者。鄧樞巡雲霄。其後則朱令袞也。彭鄧志已暮稽。朱志距今且閱九十季。而文已不可盡識云云。此文所云。國初羅君曾經重葺。及源頂兩僧所纂。皆未之及。則二僧之書未成。卽成而未及刊行也。文稱其書卷帙雖富。若今所見志本則八卷編爲六冊而已。

書王九溪宋儒易山齋先生周禮總義敍後

案元樂大典繫湖廣王洪等編輯。計二萬二千八百七卷。萬一千九十五冊。目錄六十卷。嘉靖中大內回祿。世宗亟命邢昺書

未焚。敕閣臣徐階復令儒臣照式摹鈔一部。寫手百有八人。自嘉靖四十一年至隆慶元年始克告竣。見延陵姜紹書韻石齋筆談。與此文所紀小異。姜曰宏光元年致仕。其於明事或較確也。我 翰乾隆中允安徽學政朱筠之奏曰歲癸巳特開四庫全書館。將大典并各省採進之書分類校讎。於是隱帙奧篇胥得著錄。而典籍之富遠邁焉古矣。

書王九溪攷古原流自敘後

案先生鋤經文略卷末載未刊文目錄有攷古略補自敘讀書紀略自敘增補三字經自敘新刻朱子性理吟自敘宋儒理學自敘溥內嚶嘈集自敘嶽麓同人譜敘天祿賤草自敘等篇。已

書皆刊行敍具書皆故不復刊入集中省刻質也其書今皆不見又有善化周思皇詩集敍。斬江孝廉李巨述詩敍。上湘易公仙授簡集敍。湘潭夏次臨禽言集敍。岳陽江總戎詩集敍。江丹亭守戎詩集敍。胡慕雲明府詩集敍。陳鹿田石邨詩集敍。永定楊右展詩集敍。車宜人詩集敍。澹津張蘭雅詩集敍。重修岳陽樓記。公請陳恪勤入鄉賢呈請上憲禁匿名揭帖書。代方望溪壽中湘陳太夫人七旬文。乙未蝗蟲會苗祭社稷文。公祭河督陳滄洲先生文等篇皆無從覓取。又案先生尸甯鄉某里。管陳文恭公宏謀爲大碑曰經學之鄉。其攷古原流五六百卷舊藏於家。壽季間爲回祿所燬。近日復聞尙存。蓋自先生裔孫名開

暉字雲樵者沒於道光末季遂無從訊問矣雲樵大稍有纂述
今并無傳戊辰長至

書孫鄰初楊樽治主政詩敘後

案樽治名植秉莖陵太傅元孫文敏公超曾之次子也文敏長
子玠字元莠七歲通五經二十二歲粹所著書凡五種九十餘
卷植秉三十器妻不再娶不置妾媵著有妙泉初稟當卽此敘
詩也楊氏門才之多行誼之卓科名之盛歷久不替如此此豈
可得之陰險媚嫉誤國庸臣者乎植秉子孝驤舉於乾隆甲午
官江都令孝驤孫禹門寄籍湘潭舉於同治甲子距太傅九世
矣

書陳春江送羅碧泉南歸敘後

案先生自識文後云名進士不易做惟厚心蓄氣者稱之先少詹從父曰乾隆辛卯壬辰聯捷禮闈時方弱冠驟丁內艱至乙未始成進士入詞垣肯後四典鄉試三爲同破分校四庫全書繼爲全書館提調方駸駸嚮用嬰疾遽歿時在嘉慶元季季纔四十餘士林惜之先生於其初出時爲文曰贈必其所期望者甚大而所贈者之可語進修也語語規則想見耆輩風裁破舊俗者可於此得之

書劉次歐代義山會敘後

案此文言省飲酒之費曰買山而瘞無歸之骨可謂恣良意美

然不獨酒也。湘潭錦灣對岸有小市。從兄世果礪米其地。與同人約省檳榔。曰周貧者家置一筒。客來則主人投一錢於筒中。月計歲會。如周卹事急。則不待會計。先傾各戶之筒。曰濟之。蓋潭人之於檳榔。雖孩童時用咀嚼。嘗聞之人云。其壯盛時日需百錢。而一家終歲之費。常在二三十緡。不大慎乎。始捐嗜好。曰行義。繼則藉行義。曰損嗜好。其爲佗用大矣。

書彭迴麓區穀冊敘後

欲通常社二倉之窮。曰便民。草如積穀於鄉。爲最善。此文所言區穀是也。湘潭自道光二十九季。本地歉收。下游被水。難民麋集。捐賑之後。爰議捐穀建倉。畝輸二升。得穀一萬數千。別捐百

石二百石者給與八九品議敘又得穀二萬有奇兩季歲事歲
日每石一斗六升收息通詳存案迄今歷十有九季除各鄉動
用建倉及耗轍外尙存穀七八萬石證之此文益信舊舉無不
可行也已已臘望

書陶文毅易學支流敘後

易學支流及此敍卅年曾見傳本其後畱心風水之說復取
蔣氏書研究而博采之無論浮淺影響卽其稍精者大不能與
天王等篇悉合則既廢然返矣今人好言蔣法而又不得其解
遂至各有師授言人人殊曾不計其無當於蔣卽當於蔣仍恐
無當於楊也今所傳世族名墓多在蔣書未出之時又何說乎

雪樓名世銘皖江老宿經學文章皆邃近季屢至湘中談次不及風水蒙夫未嘗卽其入神五黃之說叩之也是編於堪輿家言或信或闕皆兼載之俾學者有折衷之遺而無惑於術數云
書秦偉士李北海碑詩注小敘後

李北海麓山寺碑係二十五行行二十五字合銜名季月贊詞爲二十八行舊翻本本首尾完舊者一千四百十三字其中僅泐六字其不全者或一千二百三十一字今原石僅存九百九十六字湖南通志載嘉慶七年此碑斷裂左角長沙知府沈廷瑛收殘石嵌大小碑於舊碑之左凡九十四字而未載勞君錦龔十七字一事蓋未見此詩大抵此碑自康熙初至嘉慶初爲

剛大劫而皆火。倏然間嘉慶初。大昌寒天。椎搗用火燔炙。故致泐也。然除兩次泐字外。失字尙及三百。不可推求。殆兩次之泐。不止十七字。與九十四字。但各據所收得之數耳。近擬覽舊本。重摹大石。別有碑攷志其詳焉。

書羅南川尙書題周忠介公詩冊後

案尙書刻帖數種。有曰凝暉書屋試擊。曰親雅堂墨刻。曰輶存檢刻。眞行艸皆有之。右錄青四則。皆帖中跋尾。後題周忠介公順昌楷書。寒月篇扇面者。則汝懷近季并忠介書。鉤摹上石。行世。尙書之先。雖與吾宗同出吉水。而吾宗於明初。徑至湘潭。被族先至茶陵。後徙長沙。兩宗世次。殆無可攷。其呼先學士從父。

爲族姪孫者當緣先伯曾大父諱升爲雍正乙卯選貢尚書之弟官雲南糧道諱源浩者舉於是科而慎齋鴻臚大與諱源渭者同舉遂相與敦親親之誼歟大可見先輩稱謂質直不佞後來之一出於虛意也戊辰長至後附記

書朱石湖擬上制府求禁酒書後

案禁酒爲救荒第一要著大爲養生易俗要著蓋沈湎之風徧及閭閻醕酤之習起於僮稚故逞性釀禍撓疾廢業往往然也同治二年夏穀餽價翔而農工索酒無厭因與同里議停燒鍋用酒者罰傭工加償已錢兩三月閒省穀數百比秋輒而說不行矣曾陳之當道謂酒中耗穀各邑每歲不下二十萬石捐其

什一卽足備荒。民間自祀事實。筵養老治疾外。宜受之節。曰輓
纘俗。雖經大吏示諭。而州縣尊之奉行。不瞑眩厥疾弗瘳。豈必
積重之難返乎。得此文乃知先民有作。不獨寥寥之見爲迂矣。
書陳恪勤重大瘞鶴銘碑記後

案王虛舟給事竹雲題跋云。此銘舊在焦山下崖。江流亂石間。
非埃霜降水涸。布席仰臥卽不可搨。故人閒難得。近日滄洲使
君拽致山上。搨之爲易。然正恐自此以後。無鶴銘矣。雍正六年
秋七月。特遣從事孫龍往焦山搨一本。并滄洲新刻石大搨。已
來王述菴侍郎曰。原刻焦山之陰崖石上。後摧落江中。宋潭熙
中嘗輓出。不知何季復墮江中。康熙甲午。蘇州守長沙陳鵬季

滄洲募工輓拽遷而出之者五石。今所捐者是也。其未拽出時，張弢力臣嘗於水落時臥石上，搗之甚精，位置石本繪爲圖。於是汪士鋐退谷備采咎人之論，詳加辨證，箸瘞鶴銘跋一卷，近潯昌陳氏刻之玉煙堂法帖中，與流傳各本俱字句多寡不同。曰今石本校之往往不合，倡皆非確據。石刻者案金石萃編未載恪勤記文，而滄洲新刻今未曾見。詢之子貞山長次不知之。曰滄洲工書，躬自摩挲原石，讐校必精，非若他刻之僅從搗本重摹失真。曰致字句多寡夾有不同也，惜不知此石之何往矣。汝懷曰道光戊戌九秋至焦山觀此碑，石係五段黏合，與五石之說相符。三十季來其地屢經兵戈擾攘，閭石猶無恙，殆滄洲

靈爽式憑也。同治戊辰閏四月杪埭識。

書歐陽坦齋新葺嶽神廟碑記後

案近來會垣祈禱姓雨皆於李真人廟行香誦經久不得則又從鄉中迎真人入城響之。夫有得有不得竊嘗疑之。謂惟山川之神能出雲爲風雨。麓山爲潭州之望。凡有所禱宜從。西關外設壇望祀。已瞻望伊邇可不渡江也。觀於此文乃知道光初季猶沿宋已來之舊。輒意後來於祈神之事。夫舍正路而尋捷徑乎。材木爲民生利用之大端。蝨蟲傷木等於害稼。當用治蠹之灑并藉神功。文中所紀皆事理之可信者。勿視爲弔奇也。

書陳謙甫器禮約後

案禮器家三日不舉火鄰里爲之糜粥曰飲食之豈意後世之喧闐鼓吹豐侈飲饌曰歡賓乎富者意謂不如是則儉其親如是則榮其親貧者大期勉副時尙故耗家曰市非禮者比比然也記曰未禘讀器禮既禘讀祭禮器復常讀樂章是臨禘之時大祇用翰夕奠曰今用三獻祭禮其贊禮高唱有云奏大樂奏小樂者聞之得不顙泚而背汗乎至繁饌之用不但於禮宜然且省治具之難曰專力於埶身埶棺之要往不肖尻父母器獨拊爲之於傭力加給之錢曰償淡縻自初器至禘不宰一牲鄉人大夫無甚非之者蓋親器自致我爲政於人無與也讀此文并不設禮則尤所難然先輩已毅然行之未嘗徇俗有志之士可

曰自勉矣

綠漪艸堂文集卷十七終

男式常校梓